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四

儒林傳

宋五

王當　胡安國寅　宏　寧　范沖

陳暘祥道　朱震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鎮撫四方親附

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甞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茍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卒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為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三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

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竒重之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熈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稱善親擢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攝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入

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譚言大喜命
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
名未幾譚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官政和元
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移江東父歿終喪謂子
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
不仕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
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趣行至京
以疾在告一日欽宗名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

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闡發獨智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詔大臣各令展盡

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駮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駮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為國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中興可冀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論奏愠甚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

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

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令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令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

何以待之乞据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適為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具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説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

越職此路若開臣恐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桌從而擠之詔與郡臬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𢌿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令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安國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方為郎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

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黄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建炎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寅手札令以帝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吴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乞以所進二十一篇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邺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寛隱

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内為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泗淮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讐敵迎復兩宫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

顧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强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為善益新厥德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黨貪位茍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左相吕頤浩特令校正黄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

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直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臺僵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

改命經筵又以為非宜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徽罷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是夕尋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

按名臣言行錄云秦檜嘗為密州教授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酢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安國問人才於酢首以檜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既而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檜抗論以為不可安國益義其所為力言於張浚諸人之前後檜自金歸與聞國政安國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檜之薦也與史傳所載歧異

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罷

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蹡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

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㫖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詔贈四官又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葢非常格也安國强學

力行以聖人為標準志於康濟時艱雖數以罪去其愛
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
度凝遠肅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朱震
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
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
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
以安國尹焞為稱首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

皆程門高弟其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
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
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
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
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
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
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
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
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
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
以移其心别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遊辟
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㮚薦召除
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
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
書議狀張邦昌偽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

建炎二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為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入關陜漫不捍禦盜賊横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追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

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報怨不已未有秉衰微闕絶之後固陋以為榮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黄潛善與汪伯彦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工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潛善伯彦所以誤陛下蹙土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聖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致德義不孚號令不

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凡之責人心一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恐非自全之計願下詔罪已以聳動人心決意講武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與其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語哉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絶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

謂乞和决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誓復故疆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已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内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臣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

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寛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血為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為令日虛文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富世之功貽後人之輔

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
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世之政為後世之害
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矣
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
毒至烈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
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
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替
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諸

軍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為子弟欲北向而有為將見舉四海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絶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觀江州太平觀三年詔内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復召

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茍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以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金人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通和之使

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金知我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刼質所畏在用兵而我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高宗嘉之降詔奬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祇合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

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妬忌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寀臣面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經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

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右正言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二十一年卒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論語詳說行于世其為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陛下試於靜時思之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

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慼然有憂之擧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二聖遠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顧陛下加兵敵國心自睽睽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賤念此痛心思欲有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

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還兩宮亦何誤耶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識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雅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乎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閌

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刼制於彊敵生往死歸北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為大恩乎太毋天下之毋其縱釋乃在金人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閤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以茍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

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

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

叙契好而已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名故示之

以不可名之端檜死宏被名竟以疾辭卒著書曰知言

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學者

稱五峯先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名試館職除敕令所删

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

曰外議謂相公必不為蔡京所為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初寧以父兄故名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范沖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名為虞部員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帝置酒宫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

聰明毋儀古今未有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録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帝怵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録召沖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沖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沖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帝嘉納之遷起居郎

俄開講筵升兼侍讀帝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
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帝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
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為資
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時張浚在長沙亦薦沖震可
備訓導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帝命建國公凡見翊善
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沖力辭改翰林侍
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沖
之修神宗實録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

其所刪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
哲宗實録别為一書名辨誣録沖性好義樂善司馬光
家屬皆依沖所沖撫育之為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
以光之族曽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
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
乞援其凡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

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

二變四清晹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

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黄鍾清爲君事以時作

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吕夾鍾或可分也而黄

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㫖哉時論方右漢

津紬晹議進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

坐事奪已而復之卒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

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晹樂書並行

於世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勲員外郎稱疾不至㑹趙鼎入為叅知政事薦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使任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乃召之既至帝問以易春秋之㫖震具以所學對帝說擢為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膄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畜

來則禦敵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
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州之粟觀釁而
動席捲河南北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
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為贊讀遷中書舍
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
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
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為盜天子選良太守往撫之將行
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

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帝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真宗景德二年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

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涣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享明堂紹興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以程頤易傳為宗和會邵雍張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宋包括異同蓋其意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故於象數加詳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五

儒林傳

宋六

劉子翬　洪興祖　喻樗

高閌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劉子翬字彦沖贈太師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

真定府幕屬軨歿於靖康之難子翬痛憤不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冠楊就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以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子珙幼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内知名

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于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于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别毋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學者稱屏山先生

按名臣言行錄云子翬論經制之道曰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缺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

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一取於民耳　珙別有傳

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宋史不載謹附識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

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新學舍定
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
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
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
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畞徙知饒州先
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時
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坐作故龍圖
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明年詔

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
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
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樂仕梁位至安州刺史
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質直好議論少
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趙鼎去樞筦居常山
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啟
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言語少鼎奇之引為上客及都

督川陜荆襄辟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檮見鼎曰公自
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累年退避不
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
非鼎所知也檮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敵遺君父憂鼎
曰策安出檮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為江淮
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
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
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

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遂起浚知樞密院事
檮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
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懽甚人知其將並相檮
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
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
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如其言又嘗曰
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
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檮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

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檮與九成謗訕檮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衢州尋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為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檮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歳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㑹風折大槐檮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檮檮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檮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

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壻也遂妻之

高閌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

第執政薦之召為祕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

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學者知聖學

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

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

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

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駮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駮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有過舉也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還著作佐郎被論罷主管崇道觀名為國子司業時

興太學開奏宜先經術國初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為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開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為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以後學制多開所建明開又言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國子録維藩眉山人精春秋學及

新學成閎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閎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閎少宗程頤學宣和末楊時為祭酒閎為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閎為首稱由是知名閎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閎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秦檜檜疑閎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指劾閎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婚閎辭之其著述有春秋集傳行於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

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為太學正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時帝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令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

祖制以杜姦萌又言去歲金師入侵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勲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米石實有功焉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為不平也帝稱善選為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金國通和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

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
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
徙江西轉運副使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贛臨
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
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歲罹水患大昌力復其
舊進祕閣修撰召為祕書少監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
僧以鎮潮為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
奏僧寺既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況自修

塔後潮果不齧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為然兼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言狀徙帥江西大昌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

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
嘗為先鋒今率三年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
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衛
勿遣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
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郡大震漕檄統制裴
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
急矣如帥責君可持君書自解時賊謀攻城先使諜者
衷甲縱火為内應會師武軍至獲諜者賊遂散去還知

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
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
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録易老通言考古編
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頴福州侯官人中書舍人呂本中入閩之
奇甫冠從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反學
益力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
為祕書省正字轉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

石經義之竒上言王氏三經𭠘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説詖行滛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竒作書抵當路以為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虚聲喝我示我以欲戰意非果欲戰直以堅吾和耳欲與之和宜無憚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龎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

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禄家居自稱拙齋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遊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貫通六經百氏言動必以禮來學者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乎太虛六經既

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隆興元年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户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因潛邸恩倖進光朝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官歴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鹽自荆襄劃江西薄嶺南

光朝自將郡兵檄推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黄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詔徙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邪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帝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

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贛州司户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迺名書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改知奉新縣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讙趨之賦不擾而足縣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為相交

薦之名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公論偉之累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粤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惠潮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服除名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

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居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蓋懲創於海陵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壻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

不可守則棄淮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

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爲何等時耶金人曰逼疆埸曰擾未聞防守之策但

聞其日修其禮文也其日進其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

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

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

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

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

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頻年以來兩浙江淮湖

廣以次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實

亡入粟之令上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

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

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

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禦苻堅而郄超知其必勝桓温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盖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増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

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旌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重荆襄使東西形勝之相接以保江之心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

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謀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復應詔言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絶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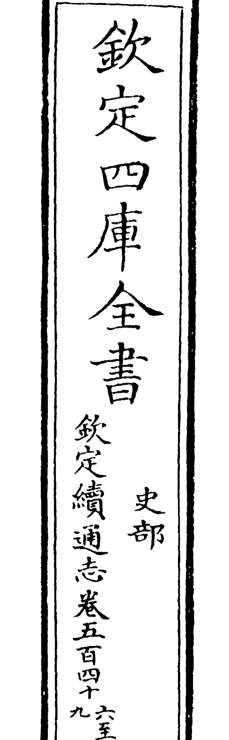
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願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吕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言張浚當預且詆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

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黨其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

借煥章閣學士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録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歴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悦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䟽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贑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宫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宫乞休致

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贈光禄大夫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嘗屬萬里為南園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報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

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六至九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六

儒林傳

宋七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松

按名臣言行錄云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歷政和

謁而說之曰當閩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衛漢沔

以赴興元控引東路東向以圖克復進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荊淮以為固守之計而但處處一方費日月于道途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宋史作中進士第又不載謁胡世將事謹識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招松為屬辟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按名臣言行錄云松在史院數書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于騎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來以壯藩維之勢又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勵苟媮之習宋史不載謹附識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

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松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接引後進教誨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邪佞嵬瑣簡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施于吏治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據名臣言行錄

增 熹幼穎悟甫能言指日問於父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問天何所附松奇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嘗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

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
治人之道禁婦女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
明年以陳康伯薦召力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
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
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
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
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修攘之計不時定

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顧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狠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

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其三言古聖王制御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徳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尚壅佞幸方張爵賞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

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金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朝佺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録執政俱稱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庶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

求退得進于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帝欲
奬用㡯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
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毁
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
再相除知南康軍命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
除害值歳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
納粟人間詣郡學與士子講論奏復白鹿洞書院為學
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

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

晳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彚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交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𧮭𧮭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

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
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
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
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
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于帝
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
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
乃除熹提舉江南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勞除直秘

閤以前所奏納衆人未推賞辭會淅東大饑宰相王淮
奏改熹提舉淅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
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
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求
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
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
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
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

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摧抑此輩而此事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于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

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
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持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
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帝為動容因條救荒七
事以獻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
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内單車屏徒
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
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
革之于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計有短熹者謂

其蹟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
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
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
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成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
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户部見徵舊負漕臣
依條檢放租税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
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于饑殍而將在于盜賊

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知台州唐仲
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
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
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
淮乃以熹章進呈帝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奉浙
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
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
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

上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明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

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間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

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謂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為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回互以欺吾君

予及奏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
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
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為言帝曰昪乃德壽所畀為其有
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侍郎以
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
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
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
偽不可掩帝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

疾未瘳勉强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葢用此術也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

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天下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

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靚說扑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令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

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于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得貨賂于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

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于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益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乎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于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

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于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

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防者然後舉而加之于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至于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薫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

其作姦犯法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于上風俗頹敝于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戾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

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抵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漕歲入𢑥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

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于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蔪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

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仍直寶文閣降詔奬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

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舍
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
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
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
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珪上書訟其擾
人詔且需尋令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史浩請收天下
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詔論撰
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

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漳州力辭黄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名為宫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

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賞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帝手札卿經術淵源

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考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帝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

心臣恐不惟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上天譴告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阽于死亡之際或致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

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究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力以造誘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顧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宫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宫之後

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襃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巳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駮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

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于外矣疏入不報然帝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懷容納熹又奏曰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慼而又因以

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言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下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所宜著在方册為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

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起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

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先祖而祔孝宗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

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帝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黄修注官劉光祖鄧駉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

事爲慮既屢爲帝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慶元元年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予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

黄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亭本陳氏所築以祀其父者故曰考亭其後亭歸于朱子以亭名于已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説陳元方事事為一段段為一圖揭之于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不能遽易云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

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劉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葢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名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私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于是攻偽學日急

選人余嘉王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

求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寳謨閣直學士理宗寳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

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刋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

淵源錄皆行于世熹殁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宫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脱藁亦在學宫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别錄十卷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帝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

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頴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錄以廕補官辟宜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

也兼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下閔民艱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歿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感國而名敵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宜深察此

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悦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撓不折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以劉珙薦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

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難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
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
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
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
中原之地必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得吾
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宜有他哉不盡其力不
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
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

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名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者輒斥去之栻見帝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

也帝黙然栻因出所奏疏請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後則于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志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

兵通内修外禦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歎息襃諭以為前時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兾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為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

以取之民耳帝矍然曰如卿言是朕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閲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

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説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説前命中外諠譁説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于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按朱子所撰南軒神道碑載栻請以廣西漕司

鹽息什三予諸郡以拯公私之病又因攝漕出司所積錢以為鹽本運費立法以禁抑賣等事傳未敘及謹附識

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建者為効用合親兵催鋒等軍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

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告捕除罪羣盜皆遁去郡頻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逃卒亦在盜中栻曰無使疆埸之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逃卒歸之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

劾大辨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卒按名臣言行錄云嘉泰八年賜諡曰宣栻有公輔之望病革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四十六